

■新作聚焦

## 迟子建中篇小说《晚安玫瑰》：

# 两个女人与一座城市

□行 超

这一次，迟子建将她温情的笔触伸向了自己生活了数十年的城市——哈尔滨。与乡村的单纯、质朴相比，城市有太多故事，这里有无数异乡客，他们为城市带来了蓬勃的生机与难言的眼泪；城市有太多回忆，每一个城市背后都有很多关于发展、变迁的秘密。在小说《晚安玫瑰》中，犹太后裔吉莲娜、克山女孩赵小娥在哈尔滨相遇，两个年龄相差50多岁的女人同是这个城市的流浪者，她们在这个城市的怀抱中寻找爱情、追随生活的希望、希冀灵魂的解脱。

### 童话与现实 天堂与地狱

迟子建的小说特别钟情于那些经历过风霜的女人，她曾说过：“那些历经沧桑的女人，当她出现在舞台上时，她会放下镣铐，回归自然，把天籁的舞蹈呈现给你。”《晚安玫瑰》中，80岁的吉莲娜是一个生活在童话中的公主。她虽终身未婚，却始终非常自爱，肤色白皙、装束优雅，令初见她的赵小娥自惭形秽、手足无措。独居数十年的吉莲娜生活精致，她每天早午晚诵经3次，无时无刻不在耐心地摆弄自己那些兼观赏与实用于一体的花草。下午，吉莲娜会到咖啡店买杯咖啡，之后到中央大街买两个面包，“她是不吃隔夜面包的”。吉莲娜的生活几乎日日如此，直到25岁的房客赵小娥闯入了她的生活。

如果说吉莲娜始终“仿佛生活在童话世界中”，那么，赵小娥则无疑是生活在残酷的现实中。来自克山一个小山村的赵小娥是一名普通的报社校对员，她长相平庸、姿色平平，也不懂得穿衣打扮。在哈尔滨，赵小娥居无定所，两次租房都被意外逐出，还因此葬送了自己的第二次恋爱。初见吉莲娜时，赵小娥正经历自己最低谷的时期，她的男朋友宋相奎竟不知何时跟她的房东、哑巴姑娘柳琴在一起了。此时的赵小娥不仅失去了住所，更失去了爱情。她“紫色上挂着泪痕，头发蓬乱，穿着红毛衣，咖啡色裤子，脚上是‘紫色运动鞋’”，“像一只花哨的火烈鸟”。也许正是看到了赵小娥眼中奔涌而出的泪水，从不再将房子出租给他人的吉莲娜破天荒地收留了她，并且不收房租，只需缴纳水电煤气的费用。

于是，两个生活在截然相反世界中的女人就这样相遇了。也许是出于怜悯，生性孤僻的吉莲娜对赵小娥照顾有加。她先是将赵小娥鸡窝般的卷发剪成了利落俏皮的短发，然后手把手教她如何搭配衣服。在吉莲娜的改造下，赵小娥仿佛脱胎换骨般，变得洋气、精神了不少。吉莲娜虽不喜赵小娥叫她奶奶，而事实上，她对赵小娥确实是亲人一般的疼惜。虽然两人有过数次争执，吉莲娜却始终像长者一般，一次次宽容地等待赵小娥重新回家。一次争吵后，两人多日互不理睬，在赵小娥准备搬离吉莲娜的老房子时，一张简单的纸条挽留了她。当赵小娥夜晚蹑手蹑脚地回到卧室时，发现书桌上摆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和一张便笺，吉莲娜在上面写道：“小娥，雪天寒气大，把姜汤喝了吧。天短了，外面乱，早点回家。”简单的“回家”二字，让赵小娥心头一软，就这样长久地住了下去。

在吉莲娜身边，远离家乡的赵小娥终于感到了一丝家的温暖。每一次与男友齐德铭产生矛盾，回家都是她最想做，也是惟一能做的。与齐德铭最严重的争吵发生在新年前夕，吉莲娜敏感地发现了她与男友之间的问题，于是约她一起去马迭尔餐厅吃西餐。在这间见证了哈尔滨这座城市数十年历史变迁的西餐厅中，赵小娥看到了吉莲娜眼中的柔情，更进一步地接近了她心中那个秘密。而赵小娥，更是史无前例地向吉莲娜袒露了自己感情问题的起因，也就是她在齐德铭行李中看到的两样东西：避孕套和寿衣。

经过日复一日的交往，吉莲娜与赵小娥两个性格、命运迥异的女性就这样被捆绑在了一起。这样的捆绑，让这两个漂泊异乡的女人越走越近，平凡而内心坚硬的赵小娥一步步靠近着这个年龄可以当她奶奶，却始终怀有一颗少女心的女人。赵小娥性格乖戾，童年的阴影让她变成了“一个防备心极强，同时极易受伤的女孩。然而，对于吉莲娜，她几乎是无意识地默默付出着：为她买花、备茶点、准备节日礼物……渐渐地，这个衰老的女人已成了赵小娥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哥哥以外惟一的亲人。每一次赵小娥发生意外，吉莲娜都会为她长久地诵经，希望帮她

洗清身上的罪恶与怨念。吉莲娜死后，赵小娥得到了她的老房子，这个可怜的“流浪猫”终于如愿得到了一个永远不会被驱逐的容身之所。

### 谁是谁的摩西？

赵小娥不仅外形普通、情路坎坷，更可悲的是，她还有一个极为羞耻的身份——强奸犯的女儿。这个身份在一次意外中被暴露之后，来自父亲、姑姑、继母和其他村民的羞辱、打骂便纷至沓来。屈辱和痛苦的童年将这个普通女孩磨砺得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坚定，她很早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那个带给自己先天屈辱的生父——那个强奸犯，并亲手杀了他。不知命运究竟是眷顾她还是折磨她，在远离自己家乡的哈尔滨，赵小娥遇到了自己的生父穆师傅。两人的相遇颇具戏剧性，齐德铭带赵小娥去会见自己的父亲齐苍溪，在齐苍溪经营的工厂中，他们遇到了衰老的工人穆师傅。因为长相神似，穆师傅见到赵小娥的第一眼，竟以为是自己死去的女儿燕燕。经过交谈，赵小娥发现，穆师傅也是克山人，就住在离自己村庄19里远的地方。于是，“不祥之感袭上心头”。敏感的赵小娥自此开始了详细的调查。她先是认穆师傅为干爹，以此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接着，赵小娥如愿取得了穆师傅的血液样本，并送交医院做了DNA测试，测试的结果证实了她的猜想。于是，一场在赵小娥内心积蓄了20年的复仇行动就要展开了。

与赵小娥心中的怨恨相反，两人相遇之后，穆师傅不仅回到赵小娥的老家，为自己当年的罪恶行为忏悔，而且整个人都变得容光焕发了。在意识到赵小娥无法宽恕自己时，穆师傅主动投江自杀了。如愿杀死自己生父的赵小娥并没有因此得到解脱，相反，她“茶饭不思，面色萎黄”，“夜里服用安定，也睡不了一个囫囵觉”。直到有一天，被噩梦惊醒的赵小娥将一切秘密吐露给了吉莲娜，没想到，吉莲娜竟告诉了她自己深藏一生的那个秘密——

吉莲娜是流亡至哈尔滨的犹太人，她的生父在反犹战争中牺牲，其时尚未出生的吉莲娜随着母亲和外祖父来到了中国。吉莲娜10岁时，母亲与同是犹太人的继父结婚。吉莲娜的继父是生意人，与日本人交往甚密，更有意参与伪满日本政府提出的“河豚计划”。吉莲娜18岁时，一位日本关东军司令来她家做客，对吉莲娜一见钟情，之后专程登门拜访，向她求婚。吉莲娜和她的母亲都不同意，而她的继父却欢欣鼓舞，说吉莲娜跟了这样的人物，对他们实现犹太复国梦大有好处，极力说服吉莲娜”。更有甚者，吉莲娜的继父竟与日本军官沆瀣一气，让他占有了吉莲娜。即使如此，吉莲娜依旧宁死不从，并从那一刻起，下定决心想要继父的命。吉莲娜果然说到做到，“她买了砒霜，每隔一周，悄悄用牙签将它们从烟嘴和烟葫芦拨拉进烟身，为他设置了一条死路亡魂”。

在这个平凡的哈尔滨春夜里，吉莲娜和赵小娥这两个心中藏着惊天秘密的女人，就这样对着彼此，将自己的过去剖白于人世，不再有一丝毫隐瞒。吉莲娜的秘密已经发酵了50多年，她日日诵经，为的就是“洗清自己的罪”。然而，赵小娥则需要用自己的一生去隐瞒这个刚刚发生的秘密。吉莲娜人生的最后一刻极为戏剧化，赵小娥好友黄薇娜的儿子林林扮成摩西，来到吉莲娜家登门拜访。正在给花浇水的吉莲娜看到她猛然倒地，干涩的脸上漾着笑意。吉莲娜用50多年的时间洗清了自己多年前的罪恶，“她说半个多世纪下来，她的爱没变，但她对继父的恨，逐日消泯”，在死前的最后一刻，吉莲娜终于见到了她最信仰的“摩西”，获得了心灵的解脱。

陪伴吉莲娜走过人生最后时光的赵小娥不仅得到了吉莲娜留给她的老宅，更仿佛继承了她孤僻而寡居的人生。自从得知了赵小娥的秘密，吉莲娜“看上去更阴郁了”，她日夜诵经，似乎想要以此帮助赵小娥走出怨恨的苦海，她说“一个人不懂得忏悔，就看不到另一个世界的曙光”。赵小娥不属于这样的曙光，她说：“地狱在我眼里更没什么可怕的，我不是已经在地狱中了吗，不怕再下一次”。直到吉莲娜离开这个世界，赵小娥心中的恶和恨都没有被消弭，然而此后发生的一切，最终把她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作为小说家的张忠富近日不声不响地拿出了40万字的长篇新作《崩溃》（作家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在小说创作上杀了一个漂亮的回马枪。

再次归来的张忠富让人刮目相看。与他的多色又沧桑的人生经历成正比，他的小说新作格外浑朴而厚重，而且还显露出深深的自信与明显的不羁。

《崩溃》一作，故事并不怎么复杂，但内蕴却异常浑厚，这里的一个重要关节或故事中枢，是作品设置了美国学者史福威教授领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组，来到E省调查世界著名海洋学家、美籍华人学者冯博士女儿冯珊珊死于“文革”的一桩悬案。这样的一个个故事架构，既让过往的历史与当下的现实实现了内在的对接，又让这一调研活动在求真务实之外，别具了学术性的角度与国际化的视野。

作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史福威教授是以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和所谓历史相互的“崩溃论”学说成名的。他在相互了解又彼此敬重的老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人庞虎的支持与安排下，毅然来到E省调查冯珊珊的“文革”命案，弦外之意便是经由自己的亲身考察，检验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承受力，借以完善他的“崩溃论”研究。但工作的进行与事情的发展出乎他和专家组的意料，重重阻力与种种变故，既使他们始料未及，更让他们穷于应对。

到达E省省城之后，不断涌动的各种暗流层出不穷，史福威一直想去实地踏访的雷岩劳改场，也是充满阻力，难于成行。在史福威教授和其助手玛丽女士的坚持与努力下，专家组的成员最终去住了雷岩。但是，在明察暗访中，他们发现，冯剑的杀人与冯珊珊（即女犯苏曼丽）的被杀，都另有深层隐情；而新的焦点与更大的

■评 论

## 悬案背后的玄机

——评张忠富长篇小说《崩溃》

□白 烨

■评 论

### 晚安 带刺的玫瑰

与吉莲娜、赵小娥两人的身世秘密相伴而生的，是她们坎坷的爱情经历。吉莲娜被继父和日本军官合伙欺骗后，本已对爱情失去了信心，然而，东北光复后，她被苏联领事馆聘为翻译，因此认识了一位苏联外交官，“这人高贵儒雅，比她大十多岁，喜欢音乐和绘画”。吉莲娜深知他在苏联已有家室，且不久就会离开中国，但还是不可抑制地爱上了他。苏联外交官回国后，吉莲娜陷入了深深的思念。此后的大半生，吉莲娜再也没有与这位外交官有任何联系，但她的心却长久地留给了这个距离遥远的男人。新年前夜，吉莲娜仿佛完成仪式般地，梳妆整齐、穿戴妥帖，戴上外交官50年前送她的胸针，来到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马达尔西餐厅。在马达尔餐厅，吉莲娜神情活跃，“眼神无比温柔”。对于吉莲娜这段绵延半个多世纪的无疾而终的爱情，作者并没有在小说中做过多的渲染，然而我们不难想象，一个流离外乡的女人，需要多大的勇气与多么强大的内心力量，才敢将自己此后的生命交付给神和无尽的思念。半个世纪以来，吉莲娜再没有爱上过任何一个人，但她却始终保持着自己年轻姑娘般对美的热爱，她生活考究、着装精致，像玫瑰一样美丽，更像玫瑰一样坚强独立、不容亵渎。

与吉莲娜相比，赵小娥的爱情故事似乎更加“接地气”。在经历了两次失败的恋爱之后，赵小娥邂逅了制药厂的销售副经理齐德铭。台湾女作家朱天心曾在《预知死亡纪事》中细心描摹了一群被称为“老灵魂”的人：“他们日日与死亡为伍”，“也许是因为有过死亡的记忆，他们对死亡知之甚详、心生恐惧”。齐德铭就是这种典型的向死而生的“老灵魂”。20岁生日之后，他为自己置办了一件“印有青龙和五彩祥云”的寿衣，此后每次出差，这件寿衣都是他行李箱里的必备物。面对赵小娥的错愕，齐德铭解释道，“这世界越来越不太平了，来自社会的，大自然的，以及人自身的灾难，难以预料”，“那些致人死亡的因素，合手织就了一张看不见的网，每时每刻威胁着我们。只要我们被其中的一根线缠住，户口就得迁到西天去了。”不过，这样的行为并不代表齐德铭对死亡的态度是坦然的，相反，他比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更畏惧死亡。当赵小娥反驳道，“如果你遭遇火灾或是空难，寿衣跟你一起灰飞烟灭，你想穿它都没可能了。还有，万一你的行李在托运中遗失，寿衣不也跟着没了吗？”的时候，齐德铭像疯了一样对她咆哮，眼睛“好像失火了，血红血红的”。

齐德铭对死亡的谨慎、恐惧是现代人生活颠沛流离的极端表现，他的生命在一次次的远行中进行着倒计时，习惯了无数偶然的他臆想似的认为自己就会命丧不测。而命运也确实验证了他的恐惧——在一次出差回家的途中，齐德铭在哈尔滨机场突发心肌梗塞，“一头栽倒，再没起来”。

显然，情路坎坷的赵小娥对于这个有怪癖的男人动了真情。虽然两人曾发生数次严重争执，但他带给她的噩梦和喜悦，都是赵小娥人生中所前所未有的。齐德铭死后，赵小娥“觉得这个世界一下子变得漆黑了”，她独自前往犹太老会堂，自导自演地接受了齐德铭的“求婚”。这一幕之后，赵小娥彻底精神失常了。精神失常的日子里，赵小娥反而获得了解脱，她甚至开始恐惧正常，“因为这意味着我经历的痛苦，可能还会回来”。小说结尾，年轻的赵小娥仿佛与死去的吉莲娜重叠，她“不想听到时间的声音，因为时间对我来说，已是干涸的河流，失去意义了”——而这时，恰恰是吉莲娜曾告诉过赵小娥的，自己关闭挂钟的原因。

小说《晚安玫瑰》中两个年龄相隔半个世纪的女人在哈尔滨相遇，她们的过去、她们的爱情、她们的苦难在哈尔滨这个城市的角落里被无情埋葬。玫瑰的意象在小说中只出现了一次，然而，迟子建却这样毫不吝啬地将这个美好的名字赋予小说：晚安玫瑰。如果说，吉莲娜的精致、优雅代表了玫瑰的美好，那么，赵小娥身不由己的恶毒则更像是玫瑰的利刺。她们两人一起，完美地诠释了玫瑰这个特殊的花种——外表极具魅力和诱惑力，然而一旦接近，便会被它的利刺所刺伤。“晚安玫瑰”像是一句问候，是作家对这两个伤痕累累的女性的问候；“晚安玫瑰”更像是一声抚慰，仿佛是作家在哈尔滨飞雪的冬夜中说给她们的：晚安，晚安。

■创作谈

《晚安玫瑰》是我所写的用时最长、篇幅也最长的一部中篇。

算起来，我在哈尔滨生活已有20多年了。初来这里，我就像一个水土不服的人，非常不适应，因为这不是我生长的故土。那冰冷的楼群、嘀嘀的汽车喇叭声、闪烁的霓虹灯、蜂拥的人潮，像团团乌云，堵在我心头。

对它的渐渐喜欢，很奇怪的，竟始于一次外出归来。十多年前吧，深秋时节，我从外地出差回到哈尔滨。下了飞机，乘车回城路上，看着熟悉的北方的原野，看着路两侧挺直的白杨，那股温暖而苍凉的清秋之气，刹那间感动了我——这就是我生活了多年的城市啊，它的美一直存在，只不过我与它隔膜多年，没能感受到它的律动！

我开始在情感上融入这座城市，也开始用笔描绘它。从《起舞》到《黄鹂白酒》，从《白雪乌鸦》再到《晚安玫瑰》，我小说的故事背景，都是哈尔滨这座舞台。

这是座国际大舞台，尤其在上世纪初。中东铁路贯通后，哈尔滨商铺林立，文化繁荣，包容性强，吸引了大批外国人。在外来人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流亡到哈尔滨的犹太人。

《晚安玫瑰》写的就是流亡到哈尔滨的犹太后裔的故事。

引出这个故事的，是赵小娥，一个租房客。而她的房东，就是犹太后裔吉莲娜。

吉莲娜和赵小娥，虽然经历不同，信仰不同，但她们是一根藤上的瓜。

在我眼里，吉莲娜是一个凄美的人物。她有犹太的行为，但她用一生的忏悔，洗清了自己，我相信如果有上帝，上帝也饶恕了她，因为她犹太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当爱情的曙光出现后，吉莲娜选择了珍藏——她也别无选择吧。但这缕爱的曙光，照亮了吉莲娜的余生。

内心最为挣扎的还是赵小娥。犹太人本身的离散命运，是整个民族的命运，吉莲娜作为犹太后裔，她好像是一曲悲歌里面的一个音符，悲伤，但也有个人的美好，再加上她有宗教信仰，有深沉的爱，人生的沟壑，对她来说，都不会成为深渊。赵小娥却不一样。有朋友告诉我，从网上浏览的读后感来看，很多读者更喜欢赵小娥，我想这是因为赵小娥打动了大多数年轻人的心。这个出身寒微的大学毕业生，工作的收入仅够维持生活，没房，自身条件不好，又曾有那么一段屈辱的身世，一个强奸犯的女儿，她的灵魂从来就没有安宁过。所以当她终于确认她犹太母亲的身份是谁时，她把所有的不平都归咎于私生女的身份上，有了犹太的行为。其实她不幸的根源，更多源自社会，而不是她的出身。而她的犹太，与吉莲娜不同，当赵小娥想除掉身为强奸犯的生父时，在松花江的夜色中，那个罪人，用他的父爱，摧毁了她的计划。他在自沉的同时，也让赵小娥落入了深渊。

没人看见深渊中的赵小娥，这样的人在这个时代并不少见，但这个时代的“盲人”太多，或者说是只看见自己人太多，很少有人看见深渊中的人。

但吉莲娜看见了她，并向赵小娥伸出了手。她不知道，凭着一双衰老的手，能否救起一个伤痕累累的女孩。

《晚安玫瑰》故事发生的场景，我都走过。记得我去犹太老会堂时，是一个冬日的午后。一楼那个状如香蕉的小餐厅里，一个客人都没有，只有两只小猫，在一只旧沙发上，相依相偎着，慵懒地睡着。这个场景深深震撼了我。所以小说结尾，赵小娥发疯的那一刹，她在呐喊之时，我让这些两只温柔的猫，做了她的听众。

哈尔滨那些有着穹顶的教堂，我都一朝拜过。这些带着鲜明的上世纪城市生活的印记的教堂，是被遗忘的时钟。虽然它不再行走了，依然满怀时间。在隐秘的时间之河中，我看到了玫瑰，有的凋零，有的绽放——如同我们的生活，如同我们的艺术——残缺中呈现着美好，衰败中透露着芬芳！

坚守，中国公民的道德信仰。这种面临艰苦斗争的精神守卫，使苏曼丽一案得以还原其本来面目，也使作品始终在氤氲不明的复杂纠葛中，寄寓了可期的希冀，恢复了应有的光亮。

作者经由苏曼丽一案，侧面写“文革”，隐性写“改革”，或者说，经由史福威和专家组，明里调查历史事件，暗里研读当下社会。作品通过对苏曼丽案的侦查与调研，在法律法规之外，窥探了一定的历史与人性的扭结，以及人性的历练与变异，探悉了社会变迁中的思潮激荡与心理感应。

历史学家、专家组成员白舸在回答玛丽询问时说，专家组获得了双重的胜利：“揭了‘蒙面人’——雷岩、E省、中国的面纱”，“看到了异常奇妙的‘叶公效应’”。玛丽又补充说道：“我们这次中国之行最重要的收获——从战略上说，一个民族的腾飞，不能寄希望于什么大救星、红太阳啦，只能靠全民族的觉醒”，乃至“人的解放”。而史福威进而总结道，“比人的解放更重要的东西”，“是恰当的制约，科学的释放，这就是民主制度”。这种结论性的感受与说法，层层递进，沿坡溯源，无一不触及当下中国社会改革的关节点与敏感处。这种出于学术理性的思考所得与思想火花，生发于具体事件，直面于当下现实，其学理上的精警性、思想上的启发性，显然远远超出一桩命案的范畴，引导人们由回望过去而反思当下，由反思当下而畅想未来，从而进入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寻思与忧思。

把作品由案件的具体层面一步步地推向精神的广袤空间，把读者由疑案之思导入到忧患之思，这是张忠富小说艺术的不凡功力和过人之处，也是《崩溃》一书想要表达的和最有价值的要义之所在。

■新作快评 傅泽刚《红殇》，《边疆文学》2013年第9期

## 那人那羊那狼

□刘晓闽

那人那羊那狼

近年来致力于生态系列小说创作的傅泽刚通过中篇新作《红殇》，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关注人类生态和云南地域文化的理想主义者的文人情怀。《红殇》为我们展示了金沙江畔的一片奇幻色彩之地落月坪，在这片奇幻的色彩里又为我们塑造了3个各具特色的“人物”：孤独的老猎人山爷、离群的红山羊（赤斑羚）媚娃，以及远远地躲在天堂坝上的一匹白狼。是的，在傅泽刚的笔下，动物和人类一样有着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有着忠贞的爱情。因此，红山羊和白狼那两个动物角色自然也是小说中的“人物”。那人，那羊，那狼，他们本来是可以平和相处，共同享受大自然赋予的各种美妙奇幻的馈赠。

红山羊媚娃失落了自己的群体，又被村人视为不祥之物而驱赶打伤，幸好邂逅了山爷和他的羊群，从此，媚娃和山爷相依为命，相互间甚至产生了超越物种和自然的情愫，那是一种本真的、博爱的、赤诚的感情。虽然有了媚娃，山爷却一直耿耿于怀他爹的惨死和自己的伤残，那都是因为天堂坝上的白狼，白狼不但嗜杀了山爷的爹，又在山爷为父报仇时咬掉了他的命根，使他失去了男人的根本。于是，在落月坪奇幻的色彩里，山爷决心再次向白狼发起复仇的征战。出乎意料的是，与自己相依为命、亲密无间的媚娃竟然爱上了他的仇敌——那匹白狼，以致媚娃要违拗山爷的意愿，把受伤的白狼悄悄地藏起来，甚至不顾一切阻挡了山爷对白狼的追杀。这使山爷大感惊奇，也无比痛苦。他迷惑了，犹豫了，最终放弃了枪杀白狼的机会。

然而，他们都忘记了大自然最可怕的敌人——无尽的贪婪、欲望的泛滥、不惜一切的占有。以村长为代表的这种邪恶恶不怀疑地对红山羊举起屠刀：因为红山羊（赤斑羚）的羊皮很值钱、羊肉很好吃。这是在另一个轨道上运行着的另一个秩序，而主宰这秩序的，就是自以为自然界中高高在上的长类动物的邪恶性。于是，我们目睹了惊心动魄的一幕——红山羊被屠杀，白狼毅然为红山羊殉情，山爷则悲戚过度失去了性灵。

在《红殇》中，作者试图探究非人类的灵魂与情怀，有意借边疆独特的地域环境诗意地营造氛围，制造出人间幻境。山爷与红山羊的情谊令人动容，红山羊与白狼神话般的爱情和悲壮的命运令人震撼，而村长们的残忍凶狠与卑劣人性则更叫人惊悚、愤怒、痛心。掩卷沉思，《红殇》所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博大宽广的人文思考与理性。面对人类越来越频发的生态灾难，小说家借助文学的想象表达自己对人类和美好愿望。作者把眼光从人类自身播散开去，让人变成大自然里的普通一分子，倡导人与自然、人与万物的和谐共处。